

喜新厌旧

□蒋春昇

说到喜新厌旧,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历史故事“陈世美”,并习惯把喜新厌旧同陈世美一起作为“忘恩负义”的代名词,是不招人喜欢的贬义词和反面教材形象。我这里说的喜新厌旧与其可不一样。

平心而论,上班的时候我应该算是一个安于现状,做事比较专一的人。而退休后却发生了不小变化,变成了一个爱折腾、喜好多变的人。

退休后,有了充裕的时间,便开始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。一次到公园里游玩,正好有一群老年人在那里吹葫芦丝,葫芦丝的音乐令我陶醉,深深吸引着我。于是我立即购买了葫芦丝自学。由于有几时吹竹笛子的基础,没几天,就能吹上几首完整的歌曲。为了系统性学习,报名参加了市老年大学葫芦丝班的学习。两年后,掌握了葫芦丝的打音、滑音、吐音、颤音等技巧。先后购置降B调、C调、F调等多个葫芦丝。吹着吹着又发现了巴乌这一乐器,虽说葫芦丝、巴乌同属云南少数民族乐器,我觉得巴乌音色深沉而柔美,于是又开始学单管竖吹巴乌,没吹多久,竖吹巴乌又改横吹巴乌。为了增加音域,又购置了双管巴乌。仅巴乌先后换了三个“门儿”。

吹了三年左右时间葫芦丝、巴乌后,我的兴趣又开始转移。想到学拉二胡。学二胡是我的梦想,上高中时,我们班有位同学拉二胡特别好,那悠扬的曲调让我入神,常想,要是自己也会拉二胡那该多好啊。之后,因参军入伍、工作等诸多原因没有机会学拉二胡。退休后时间有了保证,便报名参加了市老年大学“二胡班”学习。从此,迈出了我学二胡的第一步。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与训练,学会了二胡的一些基本知识,并初步掌握了D、G、F等五种调式的拉法。课堂里,同学们齐奏《东北民歌》《红星歌》《山清水秀好风光》,一曲曲悠扬动听的二胡

旋律引来了其他班学员羡慕的目光。儿童歌曲《我们的祖国像花园》《铃儿响叮当》让白发人享受着童年乐趣。《多美的南通,多美的家》增强了对家乡南通的热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拉二胡的兴趣又开始减弱,接着我开始学习吹长笛、英国哨笛。两年前我又购置了一只次中音号。

年轻时我在部队宣传队待过,在那里学会了此乐器,应该说,吹号我有一定的基础。有了次中音号后,每天与趣味相投的老年人在一起合奏,并作为晨练健身的一种方式。通过吹号使胸廓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,使更多氧气进入肺部,从而提高了肺活量,改善了心肺功能。对增强体质,提高预防和抵抗病毒的能力有好处。同时,吹奏让我心情得到了放松,双手的灵活度增强,背谱吹奏也使自己的记忆力得到了加强。前些时候,我心血来潮又购置了一只短号乐器。现在我将次中音号与短号轮换着吹。

我的喜新厌旧却得到了老伴的支持,她说,年纪大了,想学什么乐器就学什么乐器,享受的是一个“学”的过程。我想,换一个角度来看喜新厌旧,可能还有积极可取的一面。如若我们一味守旧,社会就不能发展,人类就不能进步。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:“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,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就是创造生活。”南宋诗人朱嘉在《观书有感》里有这样的诗句: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我想,这里面的寓意不难理解,渠水为什么会清澈如空,那是因为不断地有源头活水的充入。设想,没有源头的一池小潭,那定会是一漂死水。

理由再充分,也许是对自己喜新厌旧的一种辩解。我告诫自己,已迈入了古稀,还是多留一些美好。



金秋柿子红

□周祖斌

“七月小枣八月梨,九月柿子红了皮。”金秋时节,一树柿红的胜景又来到了。

柿子是我国古老的果树之一,从太古时代起已供食用,素有木本粮食之称。柿树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,适应性很强,抗旱耐涝,喜温耐冻,加之树性强健,生长快、结果多、易于丰产稳产,因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。

从我记事起,老家的竹园边上就长着两棵碗口粗的柿树。平日里,柿树很不起眼,全身都是黑硬且斑驳皴裂的树皮。到了春天,有芽绽出,有叶初展,但与开满花的桃树、梨树无法媲美。当树叶长成长足时,尤其当青青的小柿子包出现在密密的叶子底下的时候,它便开始招人喜爱了。

青柿子慢慢长大,一到金秋十月,秋风起时,柿树上挂满的青柿子,慢慢地开始变红,秋越深柿子越红艳。北风渐冷叶片凋落,光秃秃的枝干高高擎起一串串火红的柿子,一抹抹艳红跃然枝头,热情、炽烈、温暖、丰饶,点燃诗性乡情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总要来到竹园边上的柿树下,抬头看到红红的柿子,景色虽美,但我内心更盼望着它快点儿长熟。

刚摘下来的柿子不能直接吃,涩嘴,要放一段时间。那时人

们会将柿子放置在窗台上一段时间,等软了,涩味消失了,才能吃。要想让柿子快点成熟,人们会用盐水或碱水滴在柿子的脐部催熟,这种土办法倒也实用。

吃柿子时一定要“专拣软的捏”。成熟的柿子拿到手里,拽掉柿柄,就着裂开的口子“哧溜哧溜”吸着里面的汁液,那份甜润顺滑,却犹如蜜汁琼浆、沁人肺腑。

成熟的柿子容易腐烂,不易久放,因而母亲喜欢将吃不完的柿子晒干后,做成柿饼。清代《调鼎记》里记录了做柿饼的方法:去皮捻扁,日晒夜露,候至干,晒纳瓮中,待生霜,取出即成柿饼。

柿子不仅好吃,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柿乃脾、肺、血分之果也。其味甘而气平,性涩而能收,故有健脾涩肠,治嗽止血之功。”民间有俗话:“秋天吃柿子,不会流鼻涕”。柿子味甘甜,性寒凉,能清肺热,润肺燥,对于燥邪伤肺有一定的预防和保护作用。小时候有一年秋天,我嘴唇上生出好多泡泡,母亲说,天气太干燥了,柿子去火,吃几个柿子就会好的。果真不然,吃了几天柿子后,嘴唇上的泡泡不见了。

又是一年金秋时,只要看到那红红的柿子,我的思绪就会穿越时空,回到从前的故乡。



生态宜居

孙镜福

《陇味儿》里的乡愁

□周维强

甘肃简称“陇”,“陇味儿”即指甘肃的地方美食。从天水到陇南平凉庆阳,从兰州到临夏甘南、河西走廊,叶梓用一支笔带着我们在书中漫游甘肃大地,领略陇地的特色风味。

叶梓善写短章。尤其是美食类的文章,透过记忆的沉淀以及味觉的刺激,下笔时如临其境,使得他的文章简约生动,情趣盎然。书名取《陇味儿》,更像是回到了甘肃的乡间或者市井街头,也有亲临百姓人家和亲朋聚会时的在场感。读完这本书,更多的是嗅到了自然真实的人间烟火气,让我恨不得立刻飞到兰州,降落天水,吃一碗浆水面,再饮一碗云台的面茶。

叶梓的文字朴拙凝练,有着生活贴心的温度。其实,美食类的文章不好写,如果写得太过呆板,就会成为“菜谱”。而如果写得太过油滑,则更像是一帖广告词。文章之间的尺度拿捏非常重要。从我阅读的美食类散文集来看,很多人在模仿汪曾祺,殊不知晚清大画家吴昌硕曾说:“学我,不能全像我。化我者生,破我者进,似我者死。”学习汪曾祺世俗而又脱俗的为人作文是可以的,但不可只得其表而不明其里。从《陇味儿》可以看出,叶梓是在写自己灵魂深处的味道。

叶梓写甘肃的美食,是一个游子身在异地,回望甘肃时,深情地记录与感怀。这就让他的美食文章,多了一份本真和真情。让我们这些身在异乡,对故乡日日思念之人,读之,颇有亲切之感。乡愁真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。有时,我们说想家,不就是想念那份深入骨髓的家乡菜家乡味嘛。我相信,从甘肃走出、漂泊到各地的游子,读了叶梓的《陇味儿》,定会泪眼婆娑,唏嘘感怀。不仅能从文字中找到情感的认同,还能和作者一起回忆往事,继而勾起对甘肃的隔空怀念和向往。

茱萸

□丁维香

最早知道茱萸是因那首著名的唐诗,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只不过,一直以来我并不认识茱萸这种植物,也许曾经无数次在乡村的田野里和城市的道路旁与它邂逅过,但终是对面不相逢。

于是,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去认识一下茱萸。挑了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,去到远郊的一处公园。虽已是深秋,但小草依然翠绿,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花儿在秋风中散发阵阵清香,一片绚丽多彩,让人流连忘返。唯独不见茱萸,请教了几个游人,他们也不认识茱萸。正失望时,在一段木板路的旁边发现几株小小的树木,它的枝干已快要干枯,枝上缀挂着红色

髓的家乡菜家乡味嘛。我相信,从甘肃走出、漂泊到各地的游子,读了叶梓的《陇味儿》,定会泪眼婆娑,唏嘘感怀。不仅能从文字中找到情感的认同,还能和作者一起回忆往事,继而勾起对甘肃的隔空怀念和向往。

书分六辑。辑一“天水”卷,有“浆水面”“黄米糕”,也有“呱呱”“猪油盒”,一眼扫过去,犹如坐在了天水人家的饭桌上,主人端过来一堆地方特产,任由我品尝。在这辑文字里,作者或叙事、或抒情、或点评、或议论,让思绪在文字中飞扬,让记忆在美食里回味。引用史料也是极为考究和认真的,比如在《锅盔》一文中,作者引用天水民俗学者李子伟的文字,就颇为用心和仔细。如果按照李子伟的文字去做锅盔,虽不完全像,却也能依葫芦画瓢,做个八分像的锅盔。辑二“陇南平凉庆阳”卷和辑三“定西白银”卷,则是作者行走的时候偶得的美食,有着味蕾上的新鲜感和新奇感。读《静宁烧鸡》《洮河鱼》时,我得控制我自己的情感,并时刻提醒自己这是在读文章,而不是身临其境坐在饭桌上,要不然,自会浮想联翩,宛如要用餐一般的真切。辑四“兰州”卷和辑五“临夏甘南”卷,以及辑六“河西走廊”卷,叶梓骑着一匹马,带着读者走向了更遥远的河西。正如作者在代序《怀乡之作》一文中所说:“中国的版图上,丝绸之路横贯其间的甘肃是一条极其狭长的带子。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吧,倘若从最东端的天水坐火车去最西端的敦煌,花费的时间比天水去北

京、杭州还要长。”叶梓早些年写诗,现在虽然诗歌写得少了,但心中那份诗意还在。诗人酷爱远游,善于让思绪飞过千山万水。读这三辑的文字,我觉得叶梓在用诗人的味觉来品尝兰州的《一座城,一碗面》;用诗人的情感,来感念临夏甘南的《甘河滩的晚餐》;也用诗人的情愫,来记录河西走廊的《敦煌的小吃》。

民以食为天,文人尤甚。读《陇味儿》,更像是欣赏一幅陇地的风味美食地图。作者行文温情、语气委婉,没有说教,只有以真心换真心,以真情换真情。更多的时候,你看到的,是作者用诗思和诗情为经线,串起陇地美食那一道道纬线,编制出来甘肃美食的亮丽景象。叶梓的文风,清新、真挚,宛如老友,在夕阳之下的茶馆里,侃侃而谈、述说怀旧。因此,我读《陇味儿》,很容易跟着叶梓的思绪,感知他对陇地美食的那份惦念。童年的吃食,物质上是稀有的,但是精神上却是富足的。因为少,而懂珍惜;因为难得,而懂感恩。少年离家,更多是为温饱而食,留恋在嘴边的美食,是难得一见的佳肴。工作后的漂泊,辗转曲折,又远离故土,对故乡的美食,回忆居多,遂成此书。叶梓是一个有心人,对朋友真诚,对吃过的每一道菜心怀感恩,对接触到的每一份小吃,铭记在心,所以写出的文章更见性情,是无意间的真情流露。叶梓也是一个对故乡心怀感恩之人,《陇味儿》引经据典,下笔真切,从某种意义上说,丰富了甘肃作家在题材上的写作,有很重要的民俗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
《《陇味儿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第1版)



的小果实,实在鲜艳可爱。不像是枸杞果,是什么呢? 拍下照片,上网一查,原来这就是茱萸啊。

又是一年重阳节,现在插茱萸的风俗已渐行渐远。但借此佳节之机辨识一下茱萸,了解茱萸这种美好的植物和它的历史及文化内涵,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

据南北朝时梁吴均所撰《续齐谐记》: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,长房谓曰‘九月九日,汝家中当有灾,宜急去,令家人各作绛囊,盛茱萸以系臂,登高饮菊酒,此祸可除。’”此是重阳登高饮菊酒、戴茱萸辟邪之始。为什么是九月九日,又为什么是茱萸呢? 古时,《易经》把“九”定为阳数,“阳九”为灾数,“重九”更是凶上加凶,因此便需要驱魔

辟邪。而茱萸“气味辛辣芳香,性温热,可以治寒驱毒。”(《本草纲目》)

茱萸有山茱萸、吴茱萸、食茱萸之分,食茱萸顾名思义是可以食用的。唐李颀《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》:“风俗尚九日,此情安可忘。菊花辟恶酒,汤饼茱萸香。”食茱萸在古代作为调料用品广泛使用。茱萸可观赏、可入药还可食,功效如此之多,难怪古人对它珍爱有加。

我对茱萸相见恨晚,为了弥补这个遗憾,总不放过任何一个与茱萸遇见的机会。每到一处可能长有茱萸的地方,就会细心搜寻。有次看到一根茱萸的树枝不知被何人折断,丢弃路旁,我弯腰捡起,将它珍藏。留待重阳节,持茱萸枝、登高畅游,体验一回古人的风雅和意境。